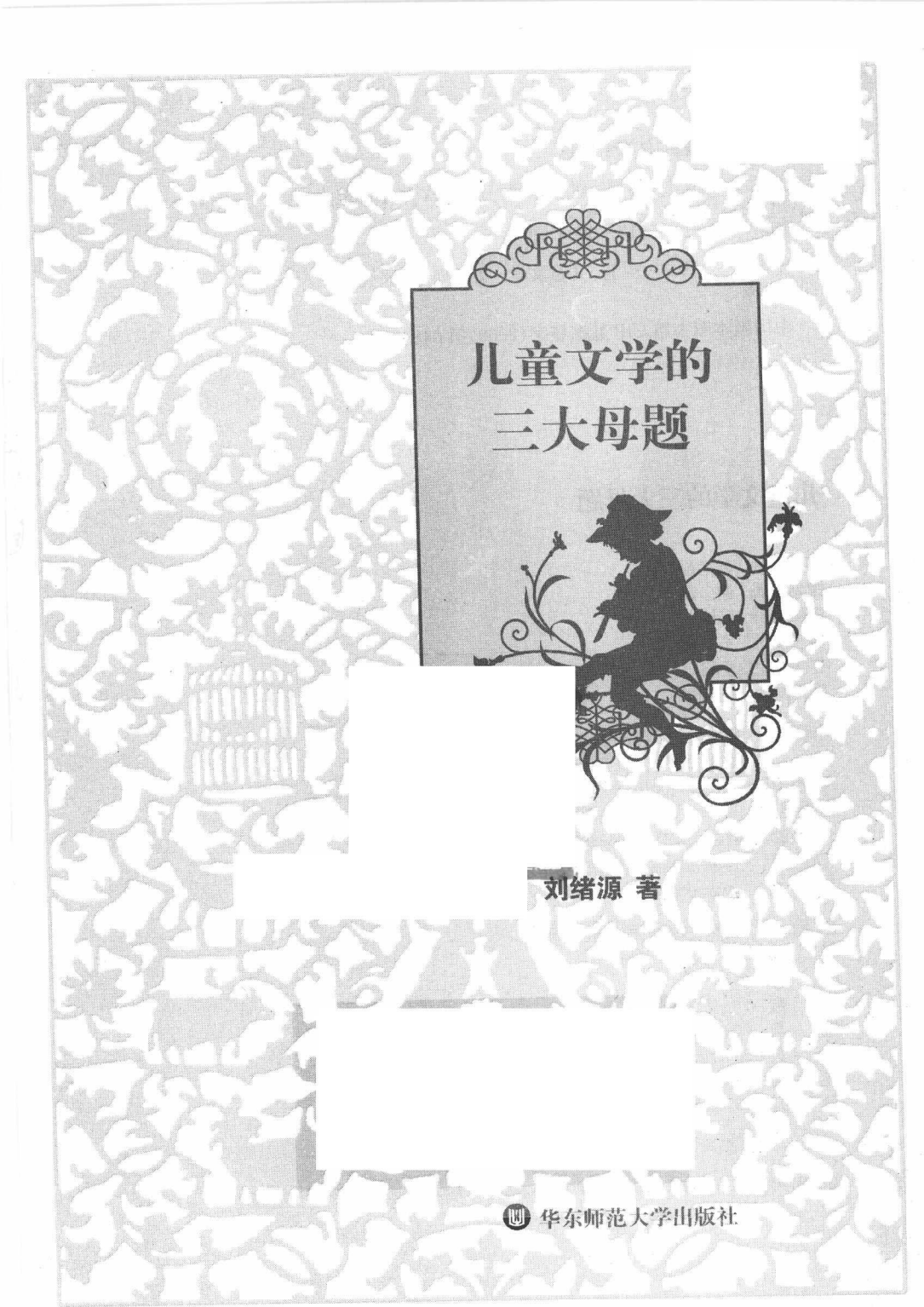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的
三大母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儿童文学的 三大母题

刘绪源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刘绪源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5617 - 6995 - 9

I. 儿… II. 刘… III. 儿童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I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374 号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著 者 刘绪源

策划编辑 谢少卿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 溪

封面设计 王震坤

版式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6995 - 9 / I · 523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序一 一部渐露经典气象的著作

朱自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刘绪源的著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绪源兄嘱我作序，幸甚，能不欣然从命。

想来既觉不易，也生欣慰：该著作至此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1995年夏，少年儿童出版社召集一些研究者，研讨出版儿童文学理论丛书事宜，会间，绪源兄赠我一册墨迹未干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7月版），连夜捧读，耳目一新，为之折服。此为第一版。1997年11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颇有影响的“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又将这本著作囊括其中，想必是看中它的学术价值，以此为丛书增色。此为第二版。

一本儿童文学理论书，能一版再版，实非偶然，值得思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回头看去，20世纪90年代，真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创作、出版的黄金年代。“50后”（包括个别“40后”和“60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发轫之作和立身之作，大体是在这十年间完成、出版的。有一次，几位新生代评论家讨论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其中一位心存忧虑，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目前还没有实力拿出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那种具有体系性的学术著作，而她所列举的几种专著中，就有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我本人一直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

意义。在拙著《儿童文学的本质》中,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实证方面,刘绪源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开了一个好头。他有理论框架,但绝不缺少对作家、作品、思潮等的事实体验,这就使其著作血肉丰满地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读这本书,我们能切实感受到研究者那种令人信服的儿童文学悟性。”在我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研习中,《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是重点推荐的必读书,书中提出的“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及其阐述令学子们受益匪浅。以我所见,《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的观点,也是被后来出版的儿童文学著述引用次数较多的。

刘绪源不仅以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以一系列儿童文学批评文章,对行进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挥着有力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向“文学”回归的时代。儿童文学向文学回归,就必须解决好自己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整个80年代,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问题的讨论从没有停止过。80年代后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发表了《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两篇文章,其中这样论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视,就是如此。”刘绪源撰写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一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辨析,指出:“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并不是并列的。”他重视审美(文学性)的本位作用,强调审美的整合性与统摄力。“美感一经产生,总是包含



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包含着近乎无限的转化的可能性。凡美感,总是积极的,向上的,总能净化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将你引入一种新的境界。相反‘道德范畴’却未必总是积极的,我们不就能时时感到封建的旧道德的严重束缚么?‘教育’也不总是积极向上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东西,都可能经过教育的方式灌输给下一代。所以,强调审美作用,恰恰是保证而不是降低了文学的价值。”刘绪源的这一思考,代表了在儿童文学的审美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和向文学回归的方向上,新时期儿童文学所达到的最高点。

自2000年第1期起,刘绪源长期在《中国儿童文学》上开设专栏“文心雕虎”,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洞幽烛微,以小见大,直抒胸臆地阐释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显示出一个特立独行、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风范。当绪源兄以这些批评文章为主体,结集成《文心雕虎》一书时,我曾在封底以推荐语的形式,如此勾画绪源兄的形象:“批评家亦要有‘风骨’。刘绪源之批评笔墨,文字清新明净,思想坚实峭拔,可谓‘风清骨峻’。其一般文学的深厚功底与儿童文学的上佳悟性,相得益彰,乃儿童文学批评界不可多得者也。”

最后回到《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来。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的重要收获,它的再版值得祝贺,它的价值值得估量。

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可以有经典著作吗?可能有经典著作吗?如果有,如果可能有,我很想说,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是已经逐渐显露出经典气象的著作。

2009年1月18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序二 母题·批评·学术伦理

方卫平

—

1995年的夏天,在上海的一个关于儿童文学的小型研讨会上,刘绪源先生把他刚刚出版、还带着油墨香味儿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赠送给与会的几位朋友。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和几位朋友拿到书后的兴奋之情。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来说,像这样设定了独到论域、具有鲜明个人眼光和独特研究风格的学术著作,实在是太稀缺、太为人们所渴求了。

许多年来,我的儿童文学概论课堂上,总是有“母题”这样一讲的。自那以后,绪源的这本书就成为我在课堂上要对每一位修课同学介绍、论评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我看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界重视的。

首先,是紧贴古今中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和现象,以丰富的儿童文学审美和鉴赏经验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由感性品味升华为理性剖析、架构的学术理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绪源是一位读书方面的杂家。他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文史哲经、古今中外,丰富驳杂的涉猎,培养了他独特而又精准的鉴赏眼光。同样,当他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为论域进入本书的写作之时,他在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甚至更大范围里的阅读积累和鉴赏心得,为书



稿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分析基础和文学事实支撑。书中关于伊索寓言、贝洛童话、《明希豪森奇游记》、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彼得·潘》、《大林和小林》、《洋葱头历险记》、林格伦童话,黎达、汤·西顿、棕鸠十的动物小说(故事)等大量经典作品的分析,既使作者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获得了来自儿童文学文本事实和历史进程的支持,展现了抽象的学术构架与鲜活的文学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也使作者的文学鉴赏经验和知识库存得到了自然、生动的展示。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本书,也许因此就平添了许多从文学生命的细微处去发现和思考儿童文学学术问题的惊喜和乐趣。

其次,是在纷乱的儿童文学现场和多样化的文学思想话语的杂陈中,独出机杼,对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作出个人化阐释的学术勇气。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在概述了中外历史上儿童文学、美学等研究领域的分类学状况后认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儿童文学“教育性”与“想象性”的论述,可以理解为一种类型研究。虽然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大都能归入这两种类型中去,但毕竟存在不少例外。黑格尔的“历时性”研究与普罗普的“共时性”研究,都难以避免自身的缺陷。中国现代的儿童文学分类也存在明显的缠夹。作者在肯定了许多大师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的借鉴意义之后提出,我们也不妨打破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这些通常用以划类的界限,打破“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分离的研究格局,把内容与形式放在一起进行观照,力图作出那种虽或相对朦胧但却尽可能完整的把握。由此作者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法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这就是从三个最基本的

“母题”出发,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划分。这三个母题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作者对“母题”概念,作了自己明确的界定:

本书所运用的“母题”概念,居于一个更高的层次。它超越了“题材”概念所包含的具体性和明确性,因而它是一个更笼统的概念。它不再拘泥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作品展开的环境以及故事情节等具体事物。我们说到一个母题,那其实就是指的一种审美眼光,一种艺术气氛,一个相当宽广的审美的范围。

作者进一步认为,爱的母题“所体现的,是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一种洋溢着爱意的眼光”;顽童的母题“则体现着儿童自己的眼光,一种对于自己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的无拘无束、毫无固定框架可言的眼光,充塞着一种童稚特有的奇异幻想与放纵感”;自然的母题“所体现的则是人类共同的目光,只是这目光对成人来说已渐趋麻木,儿童们却能最大量地拥有它们”。

不管我们对作者的界定和论述持何种观点,必须承认,作者的研究态度、学术勇气,都是值得赞赏的。

最后,是由三大母题的文学梳理和理论探索触发,探究、阐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许多重大的、前沿性理论课题的学术锐气。

爱、顽童、自然,无疑是刘绪源这本书论述的理论重心,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作者理论思辨和探索的展开过程中,他不断地从正面触及并直截了当地发表着关于儿童文学的一些重大而基本的美学问题的看法。例如,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有三种与此相关的理论:一、儿童文学是教育的,艺术作为手段完全服



务于教育目的；二、艺术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作为手段它运载教育内容，作为目的是指载体本身也有审美的价值；三、艺术不是手段，而是审美整体，对艺术品来说艺术审美就是它根本的和最高的目的。儿童文学理论界过去大都赞成第一种观点，这与中国文化“文以载道”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只有极少数例外，如周作人。近年来，许多作家、理论家开始信奉第二种观点，而本书作者则明确表示，他力倡第三种观点。针对以往儿童文学研究中将“教育性”狭隘地理解为“理性因素”这一缺陷，刘绪源则把“教育性”称为“审美中的理性”，并认为，离开审美它们就是作品的外在因素或破坏因素；只有当它们自然流露于作品这一审美整体之中，成为审美情感运行过程的有机部分时，才会在文学中获得自身的价值。他还认为，不是文学的概念大于审美，而是审美的概念大于文学。坦率地说，当我跟随作者在展开关于“三大母题”的思考，不断读到这样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论述时，我得到的是一种十分过瘾的阅读上的满足感。

二

不久前的一天，绪源给我打来电话说，《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新版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希望我为这一版写一篇序。“希望是一篇进行自由的学术批评的序”，他强调说，“这样会很有趣的。”

说真的，我有一点被他的话所感动。在这个廉价的好话盛行、而真正的批评往往缺席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中，更多涌起的是喜听奉承之辞的习性的当下，绪源的提议表现出的无疑也是一种十分稀有的精神和个性。同时，我也有一点被

他的话所吸引。的确,我认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讨论的学术缺陷。

如前面的引文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关于“母题”这一概念,刘绪源认为,它比“题材类型”等概念居于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一个更笼统的概念,“我们说到一个母题,那其实就是指一种审美眼光,一种艺术气氛,一个相当宽广的审美的范围”。

这可以说是该书论述的核心观点和基础,也是这部以“母题”为基本论域的著作思想展开和构建时所设定的理论半径和学术支柱。但是,我认为,这一定义违背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界对于“母题”一词的基本界定,因而在学理上的可靠性和思维上的严谨性方面就都被打上了问号。

“母题”(motif)这一术语主要来源于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理论表述系统。关于母题研究的发展情况,根据刘魁立先生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世界各国民间文学原始资料的大量发掘和整理,对这些资料的系统分类问题一时成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曾举办过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专门或主要讨论这一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 1885—1976)从1932年到1936年对芬兰学者阿尔奈的《故事类型索引》一书进行增订,编著了六卷本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 Index of folk-literature*)。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汤普森常常感到,以情节为单位对民间文学故事进行分解编制索引,仍不能满足检索和研究的需要,他认为应该把情节进一步分解为更细小的单位——母题(motif)。母题这一概念的中文译名,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使用的。这一译名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符合我国翻译的传统习惯(参见刘魁立



《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所谓母题,汤普森曾在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分类学》(*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一书中指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休·霍尔曼(C. Hugh Holman)在《文学手册》(*A Handbook to Literature*)一书中认为,“母题是叙事得以展开的基本单位;宽泛地说,它是民间故事中所使用的某个常规化的场景、功能、旨趣或者事件”。刘魁立在《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一文中认为,母题“是与情节相对而言的。情节是若干母题的有机组合而构成的;或者说,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母题的排列组合确定了一个作品的情节内容。许多母题的变换和母题的新的排列组合,可能构成新的作品,甚至可能改变作品的体裁性质。母题是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叙述的最小单位”。由此可见,母题是文学作品中最小的单一要素,是叙事情节展开的基本单位,这是中外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理论共识。

因此,汤普森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一书中,广泛搜罗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笑话和叙事诗歌,以及《五卷书》、《一千零一夜》、中世纪小说等,从中提取母题不下两万个。该书母题分类排列的顺序是以作者提出的“从神话和超自然到现实的幽默内容的演化”为依据的,首先列出的是神话母题,继而是动物形象、禁忌、魔法、奇迹、妖怪以及其他关于超自然力的观念,最后才列举有关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等方面的母题。其中大的母题索引部类有神话(共3 000号)、动物(共900号)、魔法(共2 200号)、奇迹(共1 100号),等等。在这些大的部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分部

和更小的细类,每个母题均各归其类,并有一序码,每一细类和每一母题下大都列引了文献书目(参见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

汤普森编制的索引系统,一方面为民间文学的分类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后来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也曾指出,它过于繁复、庞大的体系,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不便,同时也很难完全尽如人意。因此,由泛杂而重返相对的简约和适用,应该是母题研究的拓展方向之一。

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所提出的分类法也许是符合上述母题研究寻求简约的发展趋势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我认为他的论述和研究可能存在着下列这样一些问题:

其一,母题的本义是指文学叙事中最小的单一要素,所以才有汤普森庞大、细致的索引系统,并且为文学的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而绪源在书中将“母题”标上了英文“motif”,这表明他所运用的母题概念与西方学者的母题概念是同一的,但是,他同时却将母题定义为一种笼统的概念,一种审美的眼光、气氛、范围,而又未能说明他的母题概念与民间文学的母题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以为,从论述的学理基础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其二,母题作为最小的叙事元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转换、发展出无数作品,因此,母题的功能研究、叙事研究等应该是母题研究的重要领域。而按照本书的界定,母题只是一种笼统的眼光,于是,母题研究所可能具有的无比具体、丰富的内容,反而可能被限制和缩小了。

其三,母题作为最小的叙事元素,它同时总是生成、活跃、保存在特定的文化和叙事传统之中,因此,母题常常也是特定文学的一种叙事“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母题往往表



现着人类共同体(例如不同部落、民族、国家等)的文化心理或集体无意识,而母题在不同文化母体和群落之间的传播、变换、交融,也构成了文学传播史、交流史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切入视角,而绪源的研究设定,也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乃至忽略了这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和视角。

事实上,绪源所说的三大母题,严格说起来,我以为他讨论的更像是儿童文学的三大题材领域或三大主题领域。在绪论中,作者将儿童文学的各种作品划为16种题材类型,并认为“只要对上述这十几种类型反复揣摩,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摸索到儿童文学的几个最基本的母题。而且我们将会发现,‘题材类型’一旦转换成‘母题类型’,被上述十几个种类所排除或遗漏的作品(包括那些民间流传的‘自然的童话’),都将纷纷归到这些基本母题的麾下”。显然,题材是完全无法归入“母题”麾下的,那是两个不同的文学能指,其所指、层次、范围等均有不同。更准确地说,作者在这里是把16种题材类型归并成了三大题材领域(类型)。本书的第四章“自然的母题”第一部分为“‘三大永恒主题’与儿童文学的母题”,讨论的是文学艺术中“爱与死以及自然”这三大永恒主题与儿童文学三大母题之间的对应转换关系。这里,作者在引入成人文学进行联系和对比讨论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将“母题”概念置换成了“主题”概念,这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作者理论思虑和表达上的某些疏漏和尴尬呢?换句话说,关于儿童文学的所谓三大母题,是否事实上指的也就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呢?

三

我还想谈谈绪源先生在本书写作前后所展现给我们的

一种恭敬、包容的研究心态和学术伦理。

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已有的学术积累看,《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无疑是一部显示了一定的理论原创能力的著作。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和写作完成之后,作者始终对自己的观点和著述抱持着相对理性、谨慎、低调和恭敬的学术心态。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时时流露出的对他人研究成果既谨严论析,同时又保持尊重的研究立场,而且更表现在著作完成之后,他对于真正的学术批评的渴望和期待。1997年11月,该书被收入“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次印行出版时,作者在第二版后记中写道:“对我来说,这次重印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因此而听到一些批评意见。即使是十分尖锐的质疑或驳难,我也是求之不得的。以前虽也曾听到几句批评,但大多轻描淡写,零散而不系统。我以一种愉悦的期冀的心情,等着对我的理论的沉重乃至致命的一击。”

了解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现状的人们一定都知道,刘绪源是一个特殊的批评个体存在。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当真正理性、犀利、率真、充满个性感悟和体验的批评成为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中的稀有现象时,绪源以他的执著、坦诚和天分,成为儿童文学批评现场中那个不时发出真实而锐利尖叫的“孩子”。他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上坚持了九年的批评专栏“文心雕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一道独特的学术批评风景。因此我相信,他对以自身为对象的学术批评的期待,是真诚而又急迫的,而其间所透射出来的研究心态和学术伦理,则更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提供了一种有益的专业启示,一笔无形的伦理资产。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推出最新一版,这肯定也说明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我相信,本书的再版对于进一步推动儿童文学的母题研究和整个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探索、进步,也将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09年1月18日
于浙江师范大学红楼



目 录

序一 一部渐露经典气象的著作 朱自强 / 1

序二 母题·批评·学术伦理 方卫平 / 4

提要 / 1

绪论·一个分类原则的提出 / 11

第一章·爱的母题(上) / 26

一、贝洛与儿童文学前史 / 26

二、慈母的心境与语境 / 36

三、“母爱型”作品的现代形态 / 45

四、文学功能与审美图式 / 60

五、儿童文学审美特征与“母爱型”作品的特征 / 74

第二章·爱的母题(下) / 82

一、贝洛与斯坦培克的比较 / 82

二、审美中的现实性：小矮人·夏洛·女巫 / 91

三、审美中的理性：科罗狄·罗大里·张天翼 / 103

【附】“精灵妈妈”与《哈利·波特》 / 119

四、“父爱型”的审美特征与现代形态 / 127

第三章·顽童的母题 / 138

一、教育主义的困惑 / 138

二、林格伦的意义与顽童母题的审美特征 / 145

三、《明希豪森奇游记》与儿童思维 / 159

四、《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与纯游戏精神 / 171